惜抱軒九經說

惜抱軒九經說七

詩說

關雎說

為詩而說關雎者孰善乎曰朱子之言不可易矣宮人美后妃之詩也且非第朱子言也毛公義蓋已如此毛傳所謂窈窕者后妃也所思之友之樂之者亦皆后妃爲嘗云后妃有求賢之心乎且非第毛公云爾也序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序以是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于辭固拙矣然其意則謂欲進后妃之賢而非以色升也哀思后妃之賢才而羣

女不傷沮之也猶之朱子宮人之辭也曷嘗云后妃之進賢者乎謂后妃之欲進賢者鄭氏也孔穎達不悟序與毛公義異于鄭氏而強以鄭氏之解被之且夫毛公謂其荇菜以事宗廟者后妃之職是以思是賢女以爲后妃思而得之以承宗廟矣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是以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也嬪御之倫于廟中固皆有事焉然友之樂之云者敵體于君辭也宮人宜以是稱諸后妃后妃不可以是稱諸未至之女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崩其即位蓋四十七八

歲矣又終王季之喪三年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當太姒之來嬪文王蓋五十矣未知其爲世子有妻而亡之與抑以求聖女之難竟未有夫人與于是妾御皆哀其無以共承宗廟是以輾轉反側以思之也可不謂之憂在進賢得性情之正者乎苟以后妃之貴而志進賢若是固不可謂之非美也以妾御之賤而所志若是也不亦美之尤者乎美之尤者非文王盛德之尤者乎房中有樂但有琴瑟耳鍾鼓非所以樂后妃惟賓祭有鍾鼓之樂后妃與焉白華之詩曰鼓鍾于宮所謂宮亦廟也文王五十而娶太姒篤生武王文王之崩武王蓋四十六七歲矣又十三年而伐紂年可六十故告周公曰維

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又六年而崩蓋武王壽止于六十六故周公陳無逸不及武王謂武王九十三而崩者妄也武王克殷歲在鶉火逾十六年歲在大火而成王封小弱弟于唐是時唐叔蓋可二十矣遡克紂時殆爲四歲武王崩時蓋爲十歲成王長之異義古尚書說謂成王十三而喪武王者近之矣文王旣爲西伯而後太公至周爲西伯之後九年而文王崩然則武王娶太公女邑姜亦年四十矣故克紂之後元女太姬始可嫁而成王叔虞皆幼也以是推之周人先世大抵壽長而娶晚是以自不窋而後十六君而閱千年是以

召公以似先公酋矣祝康王之壽謂男子不必三十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此殆習于衰俗而爲之說者與

莘之國北過郃陽南及渭汭故詩曰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葢居漢京兆左馮翊之間兼郃陽船司空之地宜其謂之大邦矣文王初載猶居岐周故詩曰于周于京纘女維莘其時周封界不得至河而莘固東濱河文王以百兩來迎宮人從焉是以見河洲而起興也自周而來莘嵩逖洛水造舟爲梁其在洛上與及武王有天下莘爲畿內之國不知何時遂併于虢是以神降于莘爲虢公地也

副笄六珈說

傳曰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拔毛鄭之意蓋皆以笄與珈同爲副上之物其飾皆盛非謂以珈爲笄之飾合笄珈爲一物也追師追衡笄蓋笄以玉爲卽所謂飾之盛者矣珈制雖不可知亦女子首飾耳太元之曹首曰時𨂜𨂜不獲其嘉男子折笄女子易髯髯郎珈也笄與珈女子皆得有之惟后夫人之飾爲盛耳正義謂以珈飾笄及云卿大夫妻則無者皆非也

楚宮說

宮者先君廟也猶春秋稱武宮桓宮莊宮之類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于定方中時卽作此宮也室則君所居也待作宮成更揆日作室室與宮亦所謂散文則通對文則異者

國風淫詩說

國風之有淫詩古序詩者以爲是刺惡之辭也朱子以謂淫者自爲之其難詩序之說甚辨然竊謂朱子之說亦未盡得也世有身爲辱行而必舉孟姜孟弋之名出以告人者乎嘗觀樂府辭若子夜讀曲之倫及近世里巷歌謠其設意構辭第縱心言之或不必有所爲然後

知桑閒濮上之辭亦若是焉已矣天下風俗美惡莫甚乎不知其然而然人不自知其莊敬也而言行靡不出于莊敬則治美可知矣人不自知其放僻也而言行靡不出于放僻則衰敝可知矣雖古盛時治國未必無一人之不肖一人爲淫而刺譏旋作風俗猶可言也不畏人之刺而或自道之風俗衰矣而猶未極也相習爲淫相安爲佚雖不必身爲其事者而意皆若樂乎此忽乎不知其出于口也而轉相詠誦焉然後人心之蕩不可收而先王之教澤存于民者泯絕矣

斯干說

西周之都嘗數遷矣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穆王居鄭

此說見漢書臣瓚註瓚必有所本　懿王居廢丘遭厲王流彘之禍宣王

中興蓋廢邱宮室之壞而鎬京之毀久矣宣王宜更擇

都邑建宮廟史不著宣王所遷之邑以斯干及申伯信

邁王餞于郿度之蓋宣王都漢右扶風之域南山之北

渭水之南雍郿間也太史公云雍旁有吳陽武畤雍東

有好畤晚周嘗郊焉事不誣也故宣王石鼓出于陳倉

方周未東遷之時而都人士之詩已作王在在鎬魚藻

詩人以傷今而思古焉則未知其在鄭與在廢邱與抑

宣幽之世與劉子政說斯干之詩以爲上章言宮室之

如制意厲王以前宮室嘗侈矣宣王立都改而崇儉故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言室取辟風雨鳥鼠而已此君子所以為大也其時民亦從而徙宅百堵皆作鴻鴈詠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誠宣王之美然其地則益西近戎加以幽王之無道戎之侵軼最甚日蹙國百里蓋必幽王未死而國都先失從避漸東卒不免于驪山之下然與喪都非一年事矣正月十日之交雨無正三詩皆幽王末年之詩也昔者幽王承宣王故都蓋在豐鎬之西及為戎所攻故都遂滅（毀社稷殺民人曰滅君死焉曰滅詳春秋說）幽王播遷東徙託居下邑如彼僂苴卿大夫離

散莫之顧其忠臣不忍去不避危難存之者哀傷而作詩也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曰宗周旣滅夫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至無道之極雖憂患不能生之若幽王是已戎禍旣成覆出爲惡不至驪山之事不悔也皇父番家父之倫卽正大夫離居者也雖未必皆導王于昏致滅國之禍然任居重位而當戎禍旣亟天災迭降晏然與其豔妻安處不恤及國反作都率衆以遠王王誠信讒不能從善然臣子之誼可恝然如是哉此詩人所不敢傚也逮平王東遷崤函以西大抵糜爛幽王之罪深矣然吾竊意宣王建都亦稍失策云

上帝甚蹈說

毛詩上帝甚蹈韓詩外傳引為上帝甚慆竊意韓詩是也慆者變也猶天降慆德意也毛公時字蓋不誤故解慆為動動亦變也夫人君失德莫甚于多變方其用是人也則亟之如恐不及未幾事過矣則忘其前功而苛責其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此市井小人所羞而天王顧為之者知不足以知人而存心不出于忠厚也慆之字或作謟似蹈傳寫至康成遂誤為蹈此與戰國策上帝甚神皆以字形近而書舛誤孫卿謂當時以是為非以吉為凶故引詩以證歎時君之甚變亂何為云

甚神乎

祼將于京說

王之祭于廟也陳器奉牲幣百執事皆王朝之六官也然則諸侯入而助祭者何事與祼獻之事而已而祼禮尤重祭之屬莫大于祼在廟之人咸助王矢其精誠使臭陰達于淵泉以格神助之大者也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又曰左右奉璋奉璋峩峩以是知內外臣咸助王秉璋執鬯以祼于神矣頌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言王始祭而祼而辟公以祼相也然後曰於薦廣牡相予肆祀此言旣祼然後出迎牲有薦腥薦孰之事而辟

公又以獻爵相也然後助祭之賓備矣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胙也蓋諸臣之祼鬯獻爵皆曰酢顧命奉璋以酢是也酢者胙也求福胙于神也夏繹祭曰復胙義宜取是周官因胙而誤爲昨舟卽卣也以聲近假借之言卣有鬯罍有酒皆諸臣之所酌焉以獻神者故曰諸臣之所酢其嘗烝閒祀追祀言酢義皆如此鄭司農以舟爲尊下之臺則非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之禮矣且不應與皆有罍文同而義別也尸醋主人說文字本爲醋後世酬醋借酢之字而酢之禮乃

反隱康成乃以謂諸臣自酢則酌于罍其說益不可通矣蓋不悟酢非尸酢主人之酢而又以謂罍非諸臣之所得用也不思諸侯相朝祼用鬱鬯而況爲天子達于神明乎

惟師尙父說

太公之名號經史說之多異鄭意以爲望其名也尙其字也太公其薨後子孫所稱猶周之稱太王也以謚配名曰太公望此爲齊言之若當太公在時固無稱太公者又周人敬之不稱其名故稱其官曰師稱其字而加父以尊之曰尙父惟師尙父詩之所以歌也秦昭王謂

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太公語蓋誤嘗爲尙父尙字而加父猶管夷吾字仲而加父皆以尊之比以父行范睢字叔昭王是以云范君亦寡人之叔父太史公于太公世家旣載流俗妄語以爲西伯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是以于昭王語亦述之而誤也自文王稱太公以父配字其後遂爲周人男子之美稱猶文王稱諱如見親而周遂有諡禮以諱事神皆禮之所由起毛公乃解詩以爲可尙可父劉子政以爲師之尙之父之似于義爲迂而後世遂有以尙父之

稱加諸其大臣者其失蓋自毛公始也

棫樸旱麓詩說

棫樸者諸侯頌天子之辭也故謂我王其承祀事而助祭者徠趣巡歷方畿而六師從邁其居位旣已尊崇美盛矣又祝其壽考作人而勉勉于綱紀四方之事望其君者益深而不忘規戒也旱麓者蓋天子所以答之云豈弟君子者猶蓼蕭湛露之以稱諸侯之辭也言君子旣干祿而降福矣善人以類進猶鳶魚之飛潛然然則君子豈不作人哉貢士于王畿之謂也故又言余以牲酒享祀余終賴君子爲神所勞者以邀福于神焉而卒

又自比于葛藟比諸侯于條枚而望其求福之道一出于正蓋君臣交相勉也若此序詩者徒見棫樸旱麓在大明緜之後思齊之前謂必亦爲述祖德之詩爾其實不然文王未爲天子僅有三軍而詩言六師及之其稱周王我王者宜諸侯之謂其時王非子孫之所以加先王也行葦既醉四章亦上下相酬答而居公劉之前若以述祖德類從則生民公劉宜相次矣編詩前後或因樂章之次今世不可强說獨其本詩辭證明白者其義可誦而辨朱子惡詩序違失本旨改易其不安者多矣此二篇猶因依舊說而實與詩刺謬不可傅合表記言

君子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乎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以此論之旱麓所言爲諸侯之事漢以前儒者解之未嘗誤也爲毛詩者失之矣

皇矣第四章說

左氏傳晉成鱄引詩門惟此文王帝度其心疏謂韓詩及王肅注毛詩亦作惟此文王惟鄭康成本作惟此王季鄭疑鄭本蓋誤也文王稱王故曰王此大邦曷以施于王季哉文王之德順乎天下之心服而徠之故曰克

順克比人情于天下徠歸之日有震而矜之者矣此德之所以有悔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故曰比于文王其德靡悔然而伐崇及密者天命誅之非文王有所利焉而于德有失也故末四章述伐崇密事焉詩稱文王之盛德固多矣而皇矣之辭尤備吾以知鄭本作王季之誤也

文王有聲說

文王有聲之說前儒以前四章稱文王後四章稱武王又謂靈臺之辟雍乃文王在豐所作之辟雍是詩之辟雍乃武王鎬京之辟雍[illegible]竊疑其不必然也豐鎬相去

地無幾耳文王都豐其地蓋狹故擇于豐水下流之地建辟雍而會四方之諸侯其地卽鎬京也武王之與因文之故基辟雍豈待于改作哉豐亦東注二章兼述文武之事非專指一王也鎬京辟雍詩以序于宅是鎬京之前明文王建之于前卽靈臺之所詠其後武王因而宅于是耳武王蓋不以豐鎬爲截然兩都文廟在豐故不復再建于鎬末章言豐水有芑蓋水盛而物生焉王者德盛而功立焉以武王爲子安得不伐暴救民而有事哉其貽孫燕子亦猶文王之聿追來孝也功在天下而後安在一家也詩序云繼伐者蓋得其旨矣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說

處處者民處所恆處之室二畝半在邑中者也廬旅者耕時暫處之廬二畝半在田者也廬者不成乎室也故道路所頓曰廬涼闇曰廬中田之居曰廬旅眾也言處耕眾也六尺六寸為步步百為畝畝得方六丈六尺計二畝半為地方九丈五尺有餘古尺短蓋當今方五丈許邑之中為室盡方五丈許以為室矣故可以常居八口田之中為廬尚有還廬樹桑菜茹有畦在焉不盡方五丈許以為廬也故雖耕時民不盡室以居之書曰厥民析蓋有宿于廬者矣有不必宿者矣其不宿者早出

夕入里胥隣長春秋朝夕視出入民故曰出入相友公劉之詩言在邑在田皆有安居述農夫之事畧與七月相表裏所以作豳而肇周王業者也孔撝約云詩侯主侯伯侯亞侯旅卽此廬旅之旅蓋主伯仲叔家之尊長晝課田功夜則入城邑其宿田者衆子弟而已

其單三單說

單蓋卽墠字古文省土旁耳邑聚必有社稷之祀社稷墠壇而一墠三墠言爲邑聚三也凡周禮及管子所計都鄙里邑民家之數皆言其畧耳居民必度山川形勢其多寡勢不可一限也若夫公劉之初興其定民居之數尤不可知所可知者因其原隰之勢水泉之宜爲三

聚焉而已周之盛以萬人爲一軍公劉之時殆未能有是也

鳧鷖在涇說

水之中流盛者曰涇莊子涇流之大是也鳥常集地與木而鳧鷖有時而浮中流矣人臣當卑而公尸有時入廟而居君父之位矣詩以興其當位之稱也鄭康成以水名釋涇按周都渭南涇在渭北遠非起興之宜也

是用大諫說

民勞之末曰是用大諫是終詩之辭也其宜也板之首章不宜然其三章乃言我言惟服自述諫之之意耳左

傳及魏志高堂隆傳皆引作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蓋大音泰簡忽畧也此詩首二章論言行二端之失義皆相承出話不然是以棄聖人之法言而言又無誠也爲猶不遠是以行無法制而太簡忽也太簡是以憲憲泄泄也靡聖不實是以不輯不懌也康成時本蓋因民勞而字誤毛詩之舊殆未必然

蕩蕩上帝說

蕩蕩上帝四句毛傳曰上帝以託君王是也猶有苑之言上帝甚神意厲王暴虐自尊侈有若周天皇之所爲者故當時臣謂之上帝耳詩又言王所以其命多辟者

自恃崇高之勢而已而不知天命匪諶也人君有初不獲終者多矣若殷商是也朱子集傳不用舊說然意似迂曲又與詩意不貫不若毛詩說之安也

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說

諸侯爲方伯不待王命而興師征討惟蠻夷猾夏得以行之當西周時魯齊衛皆大國行方伯之事淮夷徐戎爲亂而魯公誓師曰魯人三郊三遂明所統師非第魯已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自康叔時已當方伯之任及衛武公自戒曰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欒蠻方伯職也狄人廹逐黎侯旄邱之詩作焉黎以方伯衛之舊職故

望之也齊東方大國所統旁小國爲侯五爲伯九故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言征取其兵賦而用焉以討蠻夷杜元凱註左乃以爲五等之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誠如是則摟諸侯以伐諸侯王命召公以授太公者已悖矣

絲衣說

天子之祭備禮樂眡滌濯蓋有樂焉絲衣其樂章也禮王郊祭則皮弁以聽祭報又曰君皮弁素積朔日月半巡牲故皮弁眡滌濯之服也皮弁衣布而裳以絲詩曰絲衣者猶秦風之云黻衣通言裳也鼒者之巨者眡而舉

豋鼎則小者俎豆以下胝可知矣爵之賤者舉兕觥則
貴者玉瓚以下胝可知矣舉旨酒則胝彝尊罍可知矣
旣胝則又戒執事者不吳不敖皆所以爲敬戒也夫詩
祭祀之辭必在頌賓燕之辭必在雅其體未嘗或紊者
絲衣在頌而毛詩序以爲繹賓尸朱子以爲祭祀飲酒
其于義恐皆未可通也吳大言也大聲而言爲慢故戒
之字不當讀胡化反投壺禮無憮無敖吳憮音近假借
字耳其戒辭一也

長發六章七章說

按此詩四章五章皆序湯事矣六章之首似不必復舉

武王之稱末章有震且業下文勢又不應遽言阿衡也
竊疑昔在中葉二句當接百祿是總之下此詩至末二
章更述商始終盛衰之勢耳第六章六句末章九句韋
顧既伐昆吾夏桀下正接允也天子則辭意俱順矣

惜抱軒九經說八

周禮說一

周禮非周公之書也蓋周公定天下之制存于斯焉然亦不備東遷以後周之君子取百職司所有之典職集而載之焉爾周自成王以後三公之職以六卿兼之然三公固有其職矣周之初有三公而不兼卿者矣太師尙父是也周之建國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惟僭儞齊啟土逾制此一時之權宜爾爲周禮者見其封國有是而以謂先王凡建國之定制此二者之存亡天下所繫之大者使周公作書必載有三公之職封國

斷自百里以下而權宜之制不必錄于書也周穆王始作職方而其文載于今書周公營洛邑以爲地中便于四方之朝貢而已今大司徒職乃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是必東遷以後君子之侈說也萇宏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宏乃明鬼神依物怪欲以致諸侯然則庭氏硩蔟諸官之說意其興于是耶不然胡若是瑣哉司儀掌客其文獨詳與他處尤不類此由非一人一時之所成書故也魏文侯樂人竇公獨傳其書爲大司樂章則知東周百官之傳守職事若竇公

者固多矣西周之官廢于東周則其職事雖欲求之而不可得詳大則三公小則綴衣狄鳴呼豈獨冬官亡於於漢氏哉

古今官制未有數百年更歷盛衰而不變者也夫周之爲國久矣其官制未可以前後定爲一也文武之時三公在六卿外合之曰九卿曰九品及成王顧命之日三公入六卿內無專官及宣王時命皇父爲卿士統臨六卿故十月之交特書皇父卿士也此與微子洪範所云卿士合諸卿而言之者異意宣王頗復文武舊制矣以逮東遷或變或沿鄭莊尙爲王卿士而未幾去之故春秋桓公四年書宰周公

也至於公之下卿之上復有孤此未知在周爲何王時之制宰夫職曰掌治朝之法以正王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此無孤時所記者也及夏官司士射人所言亦治朝位也而曰三公北面孤東面此有孤時所記者也收集雜有前後非出一時之制故不可得而一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其言簡而備足以慮經盛衰詠周盛時之文宜如此爾及掌固須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此敵國來攻設守之

法使周公豫慮及此于周盛時可謂太早計矣而其文亦稍繁複焉環人職曰訟敵國夫周之衰稱諸侯敵國而至於訟焉天子之體之隳極矣豈周公時亦有此事乎王鮪之生也以暮春出河南鞏縣非時及他處皆無東周時獻之其宜耳而獻人職曰春獻王鮪豈在鎬而使人問闗數百里以獻此魚哉當東周之世地小而諸侯各閉其利宜偶有植漆于田之民以徼利者故如載師重征之或可也若西周擅終南財產之饒通四方之貨民固當取漆於山必無廢田而植漆者使漆林之征果二十而五甯得不謂之暴征乎吾謂撰周禮者第以

存一代之制雜收東西周所紀載不討其事之前後本未嘗云是盡周公法也以爲皆出於周公者後儒欲過尊其書强爲之說而不免失之誣矣宋永嘉陳及之已有此說

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說

太宰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說曰邦中者兼載師之國中及近郊地四面方百里言之也康成誤以邦中即載師之國中國中止是城內豈有田賦故不得不以口率說賦矣此不若其云邦之所居曰國之爲當也至其註載師及因遂人有授民夫一廛田百畝語疑廛里不謂民在

都城者此又疑所不必疑載師之廛里正是民在都城者遂人夫一廛乃謂凡民有二畝半宅在邑者

二曰四郊之賦者載師之遠郊鄭司農引司馬法百里爲郊是也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言去城五十里其方百里盡於九賦爲邦中又云百里爲遠郊言去城百里其方二百里故鄭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此則九賦之四郊也三則邦甸之賦載師之甸地司馬法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皆在此邦甸中矣其五邦縣之賦載師之縣地司馬法四百里爲縣也其六邦都之賦載師之畺地司馬法五百里爲都也此凡所言里數者約畧之辭周王畿以東西相覆爲千里惡可以道里遠近定其名

哉若其四家削之賦則公卿大夫之田邑田邑尤不可以遠近定或有在郊甸或在縣都總曰家削九賦於甸縣都皆加邦者以家削與同地故言邦以別諸家焉爾且夫周禮治鄉遂之法詳矣而經或言都鄙而不明治都鄙之官與法夫都鄙未可與鄉遂隔別爲二也何也鄉遂皆自五家起數累至萬二千五百家而鄉遂名焉然天下聚落因地形勢爲之未有可限以民數者也爲治者必無毀城郭邑居以就民數之理亦無有城邑卽不用討民經田里之法然則二者必相通也邦中百里地近王都王都外卽其鄙宜無人臣都邑焉然尚有不

可以是限者若夫四郊以外地廣而爲都者多矣近地狹其都宜小遠地廣其都宜大於是分其名爲三最遠而大者曰都邦都之賦載師以大都任畺地是也次近差小曰縣邦縣之賦載師以小都任縣地是也又近尤小曰邑邦甸之賦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是也而總謂之都鄙計民經里則其法皆遂法也爲王守都邑之官其地大如遂以上乎則遂大夫之職其職也大如縣乎則縣正之事其事也故周禮未嘗更云守都鄙官之職而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不復言以何治鄉遂者鄉遂與都鄙固一也若夫其地平漫無邑而

大如遂則固以遂治矣夫遂人所掌之遂不可數定也然而云大喪率六遂之役者第用遂六以屬六綍耳遂豈限以六哉

都大而遠守都者雖非私據其地然已儼如國矣故設都司馬都宗人都士祭之與家同康成因是遂謂都爲王子弟公卿邑而其解都鄙亦由是而誤夫予臣下邑未嘗非以都鄙爲之也而不可云都鄙皆私邑也至其云公邑者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此解固是而云二百里三百里則上大夫四百里五百里則下大夫則非夫上下之別當以都大小耳豈大都

最地反下大夫小都縣地反上大夫乎

醬用百有二十罋說

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罋醬者醢醯之總名也膳夫所掌有食飲膳羞珍醬六者不言醢醯設官無醬人有醢人醯人鄭註醬謂醢醯是也醢人共醢六十罋醯人共醯六十罋合之正百二十罋矣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然則醢又醢菹臡之總名也其五齊在酒正所掌以實於尊者自屬酒類在醢人所掌實於罋者非以供飲乃供調和食物配醢則亦可名醢也醯人所掌五齊配醯則亦可名醯至菹既與醬通名故內則有芥

醬其醬乃菹也又內則凡但言醢者三牲所爲周禮七醢中之醓醢也其有異如蚳醢兎醢則別言之

小司徒以令貢賦說

小司徒職言以令貢賦者二其說各有所主令于卒伍者軍賦也令于經土地井牧者田賦也古人賦稅大抵通稱而其制則不可混公共出財納于公則謂之貢貢亦通稱故禹貢以兼目貢賦而爲名此所言貢賦止是一事康成以九賦釋令于卒伍者及以貢爲嬪婦百工之物皆非是

五物詢衆庶說

鄉大夫既興賢者能者賓而獻諸王矣若其衆庶未登
庠序或更有可取用之人故不必當鄉射之時而更以
鄉射之禮詢取之其詢以五物一曰和言其人雖不必
大孝友仁義而必素和順無乖悖之事二曰容言非侏
儒跛躄而容貌端正有是二者乃可使與射三曰主皮
以觀其勇力之可用四曰和容當衆會之時差有威儀
可觀庶幾容體比於禮者五曰興舞庶幾節奏比於樂
者古人射之以樂以聽以射其行步趨蹌揆弓釋矢能
中樂節斯謂之舞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詩舞則選
兮射則貫兮是也備此五者則其人亦可附諸賢能之

末矣

媒氏會男女說

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說曰奔者速行也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之禮而嫁娶則速也古者士無不備禮者庶人則有之矣荀子曰霜降迎女冰判殺止士霜降以後備迎女之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于是冰判可以娶始未備逆女之禮而至于冰判士則止庶人則殺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禮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若夫庶人則不然備禮可也不備亦可也

雖奔而亦爲妻非妾也故曰殺王者寬于禮以適其情
嚴于時以遏其亂仲春則可以奔非仲春而奔然後有
不用命之罪及其有故也雖非仲春亦可摽有梅之詩
是矣蓋王者之寬其民也若此故曰議道自已制法以
民禮不下庶人夫女子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者士大夫
之家也司男女無夫家者而會之者亦所以寬庶人也
故守節者禮之所旌而失節而不至于淫者刑之所不
及以君子義理之極而責之庶民其言也非不有辭也
然而庶民無所措手足矣

司市說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蓋神農之治日中爲市申中即昃日昃即日中也交易亦不必專爲商賈言百族則商賈販夫販婦皆在矣然商賈固以市爲事者故合其早至爲朝市其貨亦必多宜先運致又可多賣也然至夕時商賈必與百族咸退抑末戒貪又使市中清整也惟販夫販婦所携寡少尺布斗粟安可使明日又來市耶則可留至夕時必售之而後去耳

遂人治野說

遂人之法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而

井田之制見於考工記匠人者以方里爲井井間有溝一井耕者八夫也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成凡百井八百夫也方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同凡萬井八萬夫也其爲溝洫澮之名雖同而地之廣狹相懸遠矣于是康成以謂井田者特周畿內采地都鄙法耳周之鄉遂一如遂人之制而無井田吾以爲不然王田之與采地不可定也以王田賜公卿則采地矣公卿有敓削地者則又王田矣可若是之紛紜乎哉夫井田者三代之正法其鄉遂采地地皆當爲井田夫何疑哉惟其山川形勢不能平衍不可井者則遂人之法行焉曷嘗以王田采地

分哉或曰如是則周禮鄉遂宜載井田制矣不言井田而反載十夫百夫溝洫之制豈舍其正制而言變制乎曰是有說也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之法已具載小司徒矣度地者司空之事爲井田之制之詳如匠人所言冬官固必有之今特亡其篇耳以其鄉遂都鄙皆然不得專載於鄉老之職亦不得專于遂人也是以皆不載也若夫遂人所職者野野則於遠人遠地相際國有發新甿而闢新地之事皆其事也故其文曰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甿者始至之民又曰凡治野夫間有遂以至川上有路以達於畿畿則王國之極界矣

故知此爲始闢草萊之地未可井者言之此十夫百夫溝洫之法所以獨具於遂人而凡鄉遂都鄙地有倚山川邱陵不可井者理通於此故無取乎繁言耳古人十夫百夫之溝洫與井之制一以地勢制其宜而不論於國爲何屬孟子告滕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適就滕地勢分之耳滕之國小矣其所謂野者苟如大國度之則猶在國中耳國中豈不宜九一而助乎惟滕之國中必不能矣楚爲掩書土田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其所分異以地勢如此雖周禮何嘗不然也

廩人四鬴說

廩人凡萬民之食者食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此以月計六斗四升曰鬴然則月食四鬴是二石五斗六升也古斛小於今斛以七分準之得一石七斗九升嬴以一月三十日分之人日食如今量可五升半嬴矣葢古之一國自君至民之生齒皆有數可稽而一年境內登穀亦有數可會會收穀之數以配國人之數計豐年所堪若是是則餘穀多矣若人食二鬴以今量計之日食可升八合弱此亦不至有飢者但無嬴藏則無耳惟不足則移民就穀必矣

吉事變几說

司几筵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鄭注謂如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喪事奠几朝夕相因故曰仍几按祼饋食繹已異地而更設自必易几朝夕奠未嘗易地易設自不易几豈以吉凶言哉顧命甫設而即云仍几則仍几非因前事之謂矣葢几有面背吉事則几面內向人故左右變也凶事則兩几之面一向故曰仍几以左右言也此王朝之禮諸侯以下一几則無此禮矣

世婦每宮卿二人說

天子之卿任六事者所謂卿士也非六事而卿者葢有之矣曰官諸卿以底曰是也晉六軍將爲卿而郤錡爲

卿不在將軍之列先儒謂之散卿葢周禮亦然武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而五叔無官然五叔皆諸侯有爵也且亦可以有官有官而職輕任簡非六官之列若滕爲卜正是之謂無官耳孟子曰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故舜封象有庳使源源而來雖然源源而來不來之時猶多也曷若使官於京師相見之易乎周之制葢嘗若此矣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葢六宮凡十二人掌王宮中宿戒王后祭祀賓客之禮宮中之喪禮古葢重男女之防矣而不害其內外之交行禮故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世婦所掌

囮毀祭禮也然而爲之者其王親族與非六事而卿者十二人苟非王諸父兄弟不宜若是衆也彼賈逵馬融以十二人爲奄非也鄭康成引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亦用士人者以明此世婦亦士人耳而賈公彥反謂康成以証世婦之爲奄也豈不謬哉

惜抱軒九經說九

周禮說二

大司樂用樂合分說

大司樂既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明所所用者非一樂矣又云乃分樂而序之明合之中又有分也故雲門以祀天神咸池以祭地示大磬以祀四望大夏以祭山川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葢古之祭爲時久矣非可以一樂終祭雖備六樂而正祭初獻之樂則其所尤重者故有六者之别所謂分樂叙之叙以言先後非謂祀天神必無咸池祭地示必無雲門也至其後樂六變天

神皆降可得而禮八變地示皆出可得而禮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者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招致其人故云可得而禮則非言正以禮神也是以雲門咸池用以致天地與其以祀以祭也同而九磬以致人鬼與其享先祖先妣者異且其文先言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至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以明六樂本皆可隨用以致天神地示人鬼一也而分而用者周禮然耳猶前分樂而序之之意也不然豈黃帝之樂遂不足以致人鬼而舜之樂遂不足以致天神地示哉周人祀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有奏有歌有舞

吾意奏歌舞各爲用非一時並舉也奏以鐘鼓在迎牲迎神之始其聲巨工升歌則以琴瑟其聲細苟以歌並於奏人聲掩於鐘鼓惡用之哉奏自黃鐘以至無射皆陽律也歌自大呂以至夾鐘皆陰呂也鐘鼓宜陽之發人聲宜陰之清自天神而下各以律呂之次而分用之非計律與呂之相合也康成所說建辰應月之義雖曰巧合然豈必古人用樂之義果出此哉春秋傳及經傳言金奏工歌必異奏則不歌歌則不金奏使其同時則必同律乃相協矣

周人享先妣說

自周制禮而上貴有厭降之制公子不得伸其私恩尊嫡而賤庶賤母不世祭商以前葢無是禮也古者后夫人不甚以適庶爲分而子不以母貴帝嚳四妃舜娶堯之二女曷嘗言孰爲后孰爲媵也哉帝摯嗣嚳則祀嚳與娵訾氏而嚳三妃之子各祀其母固其宜也當時旣無母不世祭之制故契稷之子孫祀契稷之母以至於有天下周公制禮而分適庶之分始嚴雖爲制嚴而不可拔子孫之制以追廢祖宗千餘年以來母氏之祀詩曰似續祖妣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豈以爲凡爲天子之制必當然哉因於古而不可變者也魯之

用天子禮固非矣及至僖公放乎周而為姜嫄立閟宮以為是亦天子禮也而惡知其竊禮之不中也

社說

漢以來儒者說社為祭后土而不為祭地至胡五峯乃謂社卽祭地朱子從之環考之經知五峯朱子所見之卓不可易也禮每以郊社對舉猶以天地對舉也周禮大宗伯言以血祭祭社稷矣則不言祭地言以黃琮禮地則不言禮社小宗伯言右社稷則不言祭地之位司服言祭社稷之服則不言祭地服大司樂言祭地示之樂則不言祭社樂典瑞及考工記玉人皆言兩圭有邸

祀地則不更言祭社之玉斯皆明社與地之爲一矣天神之號曰昊天上帝地示之號曰后土知社爲祭后土而不知爲祭地是知二五不知十也世所疑者徒以大司樂言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謂此爲名曰祭地而非名祭社也而吾謂此亦名社也故鼓人職曰以靈鼓鼓社祭祭法天子之社有二社稷之社所謂王社也澤中方丘者所謂羣姓立之大社也古社禮已亡不傳惟郊特牲載其說蓋古社禮之後記也夫尋常社稷之祭必在春秋而此社禮乃於季春出火後爲行社田之事爲社田之

後而後祀祭然則其祭必當夏日至之時矣爲社事單出里邱何共粢盛則祭社之時民得從焉民得從則非國中右社之地所能容然則其地卽澤中之地矣以是斷之社與方邱祭地爲一說又何疑哉郊特牲以夏田爲社因大司馬以春蒐爲社夏苗爲礿此非異說也各舉一端以取義耳夫春蒐何嘗不爲宗廟哉夫天子之社有二然小宗伯第言國中右社之位而方邱之社不及者大社以民主其事民或歲遷其地不可定爲之兆域故不見於小宗伯焉爾或曰社誠爲祭地也天地宜同尊於先王先公之上而司服言祭社稷希冕乃在祭

先王先公四望山川之下以是爲王者祭地禮毋乃非其序乎曰記固言之矣尊天而親地也希冕者大夫得服之下與民近欲偕民以爲美報故王服不極尊也且服之序豈謂神尊卑之序哉祭先王衮冕則稷當衮冕之祭矣而及所配食之稷祭則反希冕以承祭焉夫何嫌疑哉　國中右社稷之社位定不可易若方澤之社地可時易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謂此也

九拜說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其儀右手至地左手加諸右手首加諸左手是爲拜手稽首禮曰稽首據掌致諸

地以稽留其首於手之上故曰稽首二曰頓首首不加於手而叩諸地三曰空首儀若稽首而其拜甚速不得稽留其手於首之上若空未拜然四曰振動兩手相擊而後拜所謂抃也禮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頓首者皇急以謝過空首者降拜以受賜穆天子傳曰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降空首者臣節之共也君辭之則升成拜成拜然後稽留其首然而禮於降階之升亦曰稽首者通言之耳蓋降階者固欲稽首然然而君于時辭之矣勢不可以不速矣振動之拜則以慶賀此四者皆下之於上之禮君於神之至尊者及所致敬

於臣之甚者則亦稽首焉平交有所謝者則亦頓首焉
五曰吉拜常祭之禮也平交相接之常禮也首與尻平
故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六曰凶拜喪禮也稽
顙觸地無容而拜也顙頓於地而稽留之曰稽顙七曰
奇拜一拜也八曰褒拜再拜也九曰肅拜俯下手也手
相加致諸地曰手拜自稽首以下皆手拜也手不致諸
地曰肅拜禮以其不足以言拜也故曰介者不拜肅而
已矣婦人非喪事雖君賜無手拜肅而已矣九拜之中
最輕者肅拜也次吉拜次稽首空首振動次頓首次凶
拜極矣奇拜褒拜以多寡為重七者恭兼得名之鄭康

成謂拜而後稽顙爲吉拜稽顙而後拜爲凶拜者非也禮家記人子弟受賓弔賵儀皆拜稽顙故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爲父母長子稽顙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吉拜不稽顙也苟稽顙則凶拜矣奚論其先後使周公制禮明以稽顙而後拜乃得爲凶拜也則人皆識之矣孔子不必言吾從其至者矣古人必以兩手交爲拜稽顙在地則兩手不得交故徒稽顙曰不成拜成拜者手拜也

介賦以地與民制之說

周禮大司馬職凡介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

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說曰周時小司徒考夫屋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故令賦必以三夫起算凡夫受田百畝百畝之田率挾五人治之合三夫爲屋當用十又五人上地地美雖有餘夫而畝弗增所入足食九人或十人是當三家之二中地之農餘夫少地差減所入足食七人或八人當十五人之半下地之農夫益少地彌薄足食五人或六人是三家之一之人也故餘夫二十五畝爲下地計也於是令賦上農家九人十人之中取三人焉中農二家十五人之中取五人

焉下農家五人六人之中取二人焉賦之出財以供車輦牛馬甲胄兵械之費是曰賦古者有粟米之賦一曰稅以供國用及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之祿禹貢厥賦大宰職之九賦是也有泉幣之賦以給車馬甲兵之賦大司馬職令賦是也今以中農之家計之井八家可用者二十人十六井爲邱邱三百二十人四邱爲甸甸千二百八十人平居皆教以戰陳之事及有事乎軍旅使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二百八十人共兵車一乘之費固非分出泉幣市之不可一甸之所賦以至於百甸千甸甸皆一車甸之所出

有常也一甸之所賦分之甸有五百十二家家或爲上或爲中下甸所有之家不齊則家之所出無常也先王恐其無常數則易爲民害於是令於大司馬又使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以除其害者此周法然也鄭康成況以漢法以口率出泉爲賦夫周之時所口率者在所用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者之內而已秦之時頭會箕斂則人無有免者漢因於秦故民尙名算泉爲賦其名猶周名也而法非周法矣且夫古者賦之泉幣專以足兵而已不充君之私用兵車器械敝則歲一修之一家歲之所出以修軍用者葢無幾孔子曰一井

出稷禾秉芻缶米是也至魯宣公初稅畝始取民私田之稅至魯成公又作丘甲古四丘出一乘甲士三人今丘出一甲則三甸而具四乘焉其賦固已重矣然猶以爲兵用也與稅畝猶兩事也儲之猶在民必徵而後修也至哀公之時併稅畝丘甲而爲一事其賦不復以地與民制之而專取於地使有田者歲十而納其二其一固聚米之賦也其一以當泉幣之賦是爲田賦所取倍多雖名爲軍賦而非葸供甲兵車馬之用而已君之私用蔵取焉故曰二吾猶不足杜元凱以初稅畝爲取二非是其誤蓋本穀梁傳云公田而履畝十取一寔則穀梁意謂去公田之專稅而合計公私之畝十取一爲重蓋古者公田爲居餘入

十畝分八家合其私田乃十一而取一故十取一爲重宣公以前井歲取八十畝宣公時井歲取八十八畝凡魯取民亦以漸加重無宣公時驟增至十二之理　自是國用君錄之賦與車馬甲兵之賦其名實遂交亂矣盛世之法愼而詳公而託之於下大司馬之以地與民制賦是也亂世之法苟而畧私而據之於上哀公田賦是也惟古者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地畝一定無所增減民則以時多寡或隱漏不均均人之職固亦爲此其後宣王料民于太原楚子重侵魯王卒盡行乃先大戶亦皆爲此也若一以田賦則亦無可曰無可料無爲大閱民戶但按地責賦而已　嗟乎唐制有丁則有庸其初亦沿秦頭會之法非周令賦之法矣而租庸調猶詳分之猶周之分地與民之意也及併爲兩稅則一責之于地猶魯哀公之一責之於田賦也是

爲益失其制以厲民由周以至兩稅以後其變也不可窮然則民至後世被以無藝之求益併其名而名爲正供雖民亦不知其本帖然以爲是誠吾當以供國者若是者益多矣而追原其本則不然爲人上而取於下者能無心惻乎

夌舍治兵說

司馬中夏教夌舍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夫六軍之帥六鄉卽六鄉大夫也鄉之下州黨遂之下郡鄙不言州黨而言縣鄙何哉曰州黨卽如縣鄙之制也周禮一鄉已足一軍六鄉六軍七萬五千人矣疑未必聚衆若

是之多況兼遂乎然則鄉遂當各行其田獵芟舍之時必無州黨縣鄙咸至之理舉其一而通其二也中秋治兵辨旗物之用惟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與司常職言國大閱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同至軍吏載旗以下與司常孤卿建旜以下皆異者何也曰建者在車上吉儀也載者在其身以備戰死而來尸之凶儀也凶儀不可擬君故王與侯卿以其車之所建是爲載而已而身不復載小臧自單帥以下皆不敢以車之所建爲身之所載以明吉凶之異自旜以下其形皆爲小幟幟上必有其人名焉而經云各書其事與號焉者又以避名同者耳此

司常職皆畫其象焉之事所謂徽識也康成注中夏茇舍辨號名之用爲徽識者非矣中夏所辨乃爲夜事夜戰相遇當自稱以妨混於敵故茇舍時豫以相曉師稱其門縣鄙則稱其縣鄙之名家稱其號而家之所以爲號者其家之田在鄉耶則云某州某家在野耶則云某邑某家故云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皆謂家也野地大其食邑必有名鄉地狹公卿賜田或無邑名也康成必限以載師之法以鄉邑之田任稍地謂鄉無家田而不思理不可拘也司勳固明言六鄉之賞地矣